漢魏遺書鈔

敘錄

隋志趙岐孟子注十四卷

後漢書本傳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宗姊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爲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岐素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

北海而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史遭
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大守後
遷大僕終大常年九十餘卒歧多所述作著孟子
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
義文辭之表也此書孟子之所作故總謂之孟子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魯公族孟孫之
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三桓子孫既
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

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彊以相侵奪先生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

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壽不蚤孩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

於天遺忘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
年嘗息肩施擔於濟岱之間聊欲係志於翰墨以
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
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
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謹案隋唐志俱祇載趙岐孟子注別無章旨書目
以章旨即具注中如題辭所云章別其旨謂於每
章之末總論其大旨也自漢以後人書未見稱引
惟李善注文選凡引五六條疑當時或尚有別本

也乾隆甲子友人南城王君實齋從山東學使幕中以此書鈔本見寄且題其卷端云縁邵武士人僞作孟子疏本盡爲删去自疏本旣行之後諸儒皆莫之見焉高麗國有所謂古本足利本者倘是趙氏原書享保辛亥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東都講官物觀纂輯七經孟子攷文悉取以載入今中土士夫往往有其書聊珍遊學山東得見曲阜孔莊谷繼涵所藏鈔本特爲輯出倘有訛字脫字之處俟還山再取諸書訂正云云謨時正捜纂漢魏遺

書局即据此鈔本刊入經翼叢爲上下二卷

孟子章指卷上

漢　扶風趙岐撰　　金谿吳　端校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謹按足利本集作輯同穆睦通用）

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

所樂也

梁惠王曰至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至民飢而死也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至王請勿疑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捷

服强仁與不仁也謹按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孟子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謹按足利本一道作仁政

齊宣王問曰至未之有也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稱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路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謹按弗稱足利本作弗彰

古本脩作称字相似誤性恐牲誤蹄足利本作跡似是

莊暴見孟子至同樂則王矣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 謹按足利本也作矣

齊宣王問曰至不亦宜乎

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至王之不好勇也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

暴則百姓殃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指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齊宣王問曰王政可得聞與章指

夫子惛惛然善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指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孟子見齊宣王至可以爲民父母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齊宣王問曰至未聞弑君也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至彫琢玉哉

言任賢使能不遴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謹按兕利本天意得下衍有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至可及止也

伐惡養善死貪其當以小至大夫將何懼也

鄒與魯鬨至死其長矣

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滕文公問曰至則是可為也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至彊爲善而已矣

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謹按足利本在天作任大

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

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魯平公將出至使予不遇哉

言讒邪構賢者[illegible]天不尤人也

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爲然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吕望覩文王而陳王闔曾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謹按是列本發作要何者

公孫丑問曰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備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謹按是列本篇作何

孟子曰以力至此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懷之 謹按尼和本懷作來

孟子曰仁則榮至與之謂也

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至未之有也

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天擾擾非所當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孟子曰人皆至不足以孝父母

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註撥足利本忌作忌勿爲矢人也作勿力矢也俱爲不可解耳）

孟子曰子路至與人爲善

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討及下者無遺策及

衆者無■功也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

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中和

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

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德乎丘民爲天子也拔講

足利本天子
作天下恐非

孟子將朝王至不爲管仲者乎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

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

言仁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至有餘裕哉

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謹按是利本閭作閭爲是

孟子為卿於齊至予何言哉

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世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

孟子自齊至不以天下儉其親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沈同以其私至何為勸之哉

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道之

正也謹按足利本天道作王道

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

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壟斷之人爲惡戒也

孟子去齊至長者絕子乎

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

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孟子去齊至吾何爲不豫哉

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謹按足利本無者字

孟子去齊至非我心也

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滕文公爲世子至厥疾不瘳

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無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

言尊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至則在君與子矣

言尊賢師知眾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勤禮義勑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謹按足利本之善作之養似非

有爲神農之言者至惡能治國家

言神農務本敎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埋万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也（謹按足利本不埋万情作不理物情）

墨者夷之至命之矣

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違中以匡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

言循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

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

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相諛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周霄問曰至鑽穴隙之類也

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求祿踰墻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彭更問曰至食功也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尙義國之所尊移風易

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萬章問曰至雖大何畏焉

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至獨如宋王何

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湼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

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下得宜正己直

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謔按足利本無赧然以下九字恐非

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

言從善改非坐而待且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至聖人之徒也

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躓周公抑志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匡章曰至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孟子曰離婁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

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

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至惡醉而強酒

言人所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至自求多福

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至家之本在身

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日常

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至溢乎四海

言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至逝不以濯

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敢難有億衆无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謹按足利本無也字

孟子曰不仁者至此之謂也

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

與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

孟子曰桀紂違此之謂也

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至而不由哀哉

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爾而易也謹按足利本爾作邇

孟子曰居下位至未有能動者也

言垂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貫也

孟子曰伯夷至必爲政於天下矣

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務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至任土地者次之

言聚斂富君弃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謹按

足利本
同作國

孟子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

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爲審矣

孟子曰恭者至笑貌爲哉

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髠曰至援天下乎

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

也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

言父子主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至若曾子者可也

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至而國定矣

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

定上不邪後將何惻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

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
行不由斯二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

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
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悔矣謹按古本旁註桐讀爲僮

樂正子至曰克有罪

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

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至以爲猶告也

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至手之舞之

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而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至此之謂大孝

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此崇也

孟子曰舜生至其揆一也

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

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

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至何服之有

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謹按足利本以仁作而仁恐非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

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至不能以寸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

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

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謹按足利本論作語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至欲其自得之也

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孟子曰博而詳說之

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何論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

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至君子恥之

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

凡在川上曰逝者斯如斯謹按足利本無上斯字

孟子曰人之至非行仁義也

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絶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至坐以待旦

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至竊取之矣

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與假史記

之交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曰可以取

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丧此三名列士病諸故設四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至發乘矢而後反

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子

羅濟難攻讎以殘可以醫也謹按足利本金作全無養字

孟子曰西子至以祀上帝

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

孟子曰天子至可坐而致也

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旨也

公行子至不亦異乎

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

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孟子曰君子至則君子不患矣

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至雖閉戶可也

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至是則章子已矣

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

考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

言臣當營君師有餘稱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觀之謂得其同謹按是利本同作宜

儲子曰至與人同耳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謹按足利本儲子之言無之字

齊人有一妻至幾希矣

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

羞況於國人者以爲戒恥之甚焉

萬章問曰至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悦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問曰至喜之奚僞焉

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

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

極矣友子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咸丘蒙問曰至不得而子也

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烝烝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

萬章曰堯以至此之謂也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其義一也

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

萬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賤載自亳

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貞行不枉

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至何以為孔子

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貞信故孟

子辨之正其大義也謹按足利本違節作達節按左傳鄭子臧云聖達節足利本為是孟子作孔子似非

萬章問曰或曰至賢者為之乎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

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丞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至以是爲差

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

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萬章曰敢問至公義之仕也

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至而道不行恥也

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illegible]田畝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至尊賢者也

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

萬章曰敢問至其官召之也

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

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

尼曰無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謁卿至不聽則去

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孟子章指卷下

漢　趙岐撰　　東鄉王臨策校

告子曰至必子之言矣

言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栝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至其性亦猶是也

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廹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告子曰至猶人之性歟

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謹按足利本是作人

告子曰至耆炙亦有外歟

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至飲食亦在外也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

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至好是懿德

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至悅我口

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曰牛山至惟心之謂與

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至曰非然也

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曰魚我至失其本心

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鐘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孟子曰今有至不知類也

言舍大務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謹按足利本違作達

孟子曰人之至尺寸之膚哉

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
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謹按古本訓厲爲厲

公都子問曰至大人而已矣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
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至必干而已矣

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弃
天道之忌也或以招干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至人之文繡也

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巳之所優遊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

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巳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謹按卒足利本作卒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至亦必以規矩

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任人有問至則將摟之乎

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謹按足利本偏作徧

曹交問曰至有餘師

言天下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謹按足利本奚下下無之字

蔽之作蔽也

公孫丑問曰至五十而慕

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至何必曰利

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謹按 平足利本作平

孟子居鄒至得之平陸

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

子或見或不答以其宜也謹按足利本允作允不答作否各

淳于髡曰至衆人固不識也

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謀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至諸侯之罪人也

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愼子至志於仁而已

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

下明賤職也

孟子曰今之至不能一朝居也

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白圭曰至大桀小桀也

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白圭曰至吾子過矣

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
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至可得乎
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吐
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
晛聿消此之謂也
陳子曰至免死而已矣

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

死斯爲下失濡此三科亦無疑也謹按足利本失作矣

孟子曰舜發至而死於安樂也

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

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

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孟子曰盡其至所以立命也

言盡心知性足以承天夭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至非正命也

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至求在外者也

言爲人由已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至求仁莫近焉

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實也謹按足利本實作寶

孟子曰人不至無恥矣

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至何若人有

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勤顏淵慕虞舜仲尼歎而庶幾之云

孟子曰古之至得而臣之乎

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尙則義不虧矣

孟子謂宋句踐至兼善天下

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謙不如人非但免

過卓絕乎凡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覇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

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變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至達之天下也

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至莫之能禦也

言賢人潛隱倅如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

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亟深故達

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至而物正者也

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至不與存焉

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至不言而喻

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何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孟子曰伯夷至此之謂也

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闔之歸身自記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謹按餓之足利本作凍餒自記作自託

孟子曰易其至有不仁者乎

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孟子曰孔子至不成章不達

言玄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

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手而廢百也

言楊墨放蕩子無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

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饑者至不爲憂矣

言饑不妨食忍情逆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餘心

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

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

孟子曰有爲者

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

貨義與此同謹按足利本宋作究論之作論語

孟子曰堯舜至其非有也

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謹按足利本作用而不已實何以易

公孫丑曰至則篡也

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至孰大於是

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適者

化何焉發之謂也謹按足利本無也字

王子墊問曰至大人之事備矣

言人當尙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至奚可哉

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求之闕也

桃應問曰至樂而忘天下

言舜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

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

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孟子曰王子至居相似也

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

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則謂

敬愛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有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齊宣王至而弗爲者也

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息厭思減其日君子正

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

孟子曰君子至所以教也

言教之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

俺其惟誨人乎 謹按足利本上之字作人

公孫丑曰至能者從之

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

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至滕更有二焉

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

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孟子曰君子至仁民而愛物

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至謂不知務

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曰不仁至及其所愛也

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者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也

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城二三而已

孟子曰有人至焉用戰

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

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從度是應得其理也

謹按足利本惟作準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

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

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譏之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

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孟子曰民爲至則變置社稷

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至況於親炙之者乎

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謹按足利本柳下下有惠字文選注引千載聞之二句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父

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至文王也

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

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明昭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

遵譏矜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

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

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謹按足利本上常作當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

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至其爲士者笑之

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

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至不謂命也

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

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浩生不害問曰至四之下也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

子爲之害也

孟子曰逃墨至又從而招之

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孟子曰有布至而父子離

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有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

慈永無思也

盆成括至殺其軀而已矣

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至斯受之而已矣

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孟子曰人皆至穿踰之類也

言善無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

知失其臧否此之穿踰譬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至自任者輕

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

之況以妄其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至以俟命而已矣

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

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至吾何畏彼哉

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

孟子曰養心至雖有存焉者寡矣

言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曾晳嗜羊棗至名所獨也

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

孝思親見心并棄之雖殺身不當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謹按足利本情禮作情理

萬章問曰至斯無邪慝矣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謹按足利本而正作以正

孟子曰由堯至則亦無有乎爾

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折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

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揆之趣也謹按古本足利本孟子七篇分爲十四卷今從之漢書藝文志作孟子十一篇胡元瑞經籍會通云孟七字誤分爲二也